



寶流金系列

多情冤家

弱水三千 我只取一瓢
你的灵秀是我唯一钟爱的

57

台湾 李伽兰

多情冤家

李伽兰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李 原

岁月流金系列

多情冤家

(台湾)李伽兰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 - 5 000

ISBN 7-5329-1400-4/I · 1235

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北宋末年

止云山，是座被季节遗忘的山。不，或许该说，它是具有自由选择能力的奇异之山吧！自由得连山上的草木都会遗忘自己的天性，任性地选择想要的生活方式。瞧瞧！该长在山下小径的榕树，却硬是到山巅伸展枝丫去了。

山上有座方外道观，名唤玉虚。

时序十月，玉虚观被簇簇桃花、丁香、梅花、红杏包围。穿梭在这片偌大的花林间，若有人像二愣子般，瞪大眼、张大嘴地呆立林下，不用问了，那铁定是第一遭上玉虚观来的。

午后暖阳照在混着各灯花香的林子，蹁跹的白衣身影穿舞花林；飘飘衣袂，青丝拂扬。左腕上勾只湘竹小篮，纤手拿着刚摘下的红梅，章缦纶细致如瓷的小脸，堆着天真笑容。

“缦纶！缦纶师妹！”林子外忽然传来急切的叫唤声。

缦纶立即停下脚，望着声音来处喊道：“师妹！我在这里。”一见是清月师妹，她雀跃地挥动手中红梅招呼着。

清月很快就发现缦纶，迈开脚步全速跑来，气急败坏地停在她面前，喘得说不出话。

“什么事？看你急成这样。”缦纶笑着替她拍背顺顺

多 情 冤 家

气。

“不……不好了！”清月咽下唾沫，带着喘息道：“师父……师父要赶你下山啦！”说完，随即“哇”的一声，便拥着绶纶抱头痛哭。

绶纶怔怔地被抱住，红梅与湘竹小篮滑落在地，用着微颤的语调说道：“我不信！师父不会平白无故赶走我。”

“是真的！”清月抬起泪汪汪的大眼睛，“是我亲耳听到的。”

“我这就问师父去！”绶纶推开清月，转身往林外疾冲而去。

她八岁入观，一住十年，虽然小错不断，可也没犯下什么滔天大祸呀！师父没理由一脚将她踢下山的，定是清月师妹耳背，听错了。

玉虚观是由修玉道姑任主持，除了礼佛外，还收容些流离失所的女娃，但绶纶给予是唯一的例外。她八岁那年，太原守将章延将军，带着幼女上止云山，千请万托，并说话明不得已的苦衷，才让修玉破例收留绶纶给予在风内寄住。

修玉从不强留任何人，缘尽了，时机成熟了，便一一放下山。平日里抄经、念佛也端看个人心性喜好，半点也不勉强，总说佛缘是强求不来的。

所以，绶纶十年来虽抄念不少佛经，但穿花扑蝶更占据她大半时间。观外总有许多吸引她的景致；后山里淙淙的清澈小溪，随风拂动的松涛竹影，冷冽的皑皑白雪，姹紫嫣红的繁花。对于她的痴爱，修玉总笑着由她去。

此时，绶纶一阵风似的跑进师父的禅房，大气都还来不及喘一口，就拉着正在禅坐的修玉，也不怕她师父说不

多情冤家

定会走火入魔，使劲的死命摇晃，急喘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您醒一醒呀！”

在这种情形下，就算想假装继续打坐都不成的，修玉只得无奈的睁开眼睛。

见师父睁开眼，缙纶连忙喊道：“师父，我不贪玩了，我会认真念经、抄经，不再成天往观外跑，求求您别赶我走。”说着清泪扑簌簌的滑落粉颊。

“清月多嘴了是不是？”修玉瞅着哭得像泪人儿似的徒儿。

白里透红的香腮，吹弹可破的肌肤，翦翦秋水顾盼多情，眉不画而翠，唇不点而朱。她这个徒弟太美、心思太纯，实在不放心让她下山，但缘尽缘起自有定数，她也莫可奈何。

“不是师父要赶你走，而是明天有人要来接你了。”修玉拍拍她的背，软言软语的相告。

“谁来接我？我爹吗？”缙纶陡地止住泪，湿润晶莹的眸子直盯着她师父，脸上神色有惊有喜。

“不是，是常来看你的林重爷爷，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缙纶当然记得林重，每年都是他替爹在生辰那天送来的礼物。

她已经有两年没见到爹了。十六岁生辰时，她爹曾带两个画工到观里住了一个月，帮她画了两幅画，站得她腰酸背痛，不过有爹陪着，再累她也心甘情愿。

一想起爹，她又开始担心了。听说十万金兵正大举南侵，而且金兵装备精良，骁勇善战，不知爹能否固守太原，歼灭金兵。唉，真搞不懂人为什么要战争，相安无事的和平相处不是很好吗？

多情冤家

“绾纶。”修玉打断她的沉思，拉她在蒲团上坐下，慢条斯理的说：“你此番下山，定要小心避开可能的劫数，知道吗？”

“劫数？什么劫数？”绾纶惊骇得花容失色。

“别怕。师父的意思是，红尘世事变幻莫测，你要小心点。”修玉仍是不疾不徐的说着，嘴角浮现一抹了然的笑意。

“师父，劫数和变幻莫测可相差十万八千里耶！我知道了，定是师父舍不得我走，故意吓唬我。”绾纶移到修玉的蒲团边，接着她的胳膊晃呀晃的，一双美眸瞅着她清心寡欲的脸，想寻出一丝眷恋不舍，但左观右看，她仍是平日的冷静。

“师父真无情，我要离开了，一点都不会不舍。”甩开她师父的手，绾纶移回自己的蒲团上，红唇噘得高高的。

“无情不似多情苦，绾纶，你一定要记得。”修玉叮咛这相处十年的徒儿。绾纶从未真正见识过红尘的阵仗，真希望她那痴爱的性子，别累了她才好。

“哇！师父文绉绉地讲起偈语来啦！”绾纶一副拔腿想逃的模样，怕她师父又要讲那些让她脑袋发胀的深奥道理，什么有情、无情的，全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
修玉摇摇头，“看你这样子，下山肯定——”

“肯定一帆风顺，诸事如意。”绾纶调皮地截口道。

修玉淡然一笑，起身命人为绾纶整理行囊。

隔日，林重果然到了玉虚观，口传将军话道：“太原城危，命小姐到杭州表亲处避难。

绾纶一听父亲有难，哪里肯逃，反倒逼着林重直奔太原。

多
情
冤
家

· 三天后，太原城外。

夜空是刺目的红，用鲜血和战火染成。箭火花成炫目的流星雨，以最美的残酷，光顾着每一寸土地；伴随着火光的是不绝于耳的刀剑铿锵声及凄厉哀号。

固城已破，城墙内外、云梯之间，将士兀自缠斗不休，健壮的金兵和宋兵，带着相同的惨叫奔赴黄泉。死是如此的残酷而公平，堆垛的尸体以毫无生气的姿态滞留人间，无法想像那是前一刻生龙活虎的人。

缙纶从未见过这样的太原，印象中太原和乐且富庶，不是这样战火荼毒。她从不知道人是可以这般残忍。眼前的人根本不像人，倒像是非得将对方的血吸干舐尽才肯善罢干休的野兽。

胃里翻腾着欲呕的蠢动，缙纶闭上眼，那震天的厮杀声，近得仿佛就将砍住自己的身上。

缙纶和林重躲在城东护城河外的小树林里，眼睁睁看着这人间炼狱。

爹也在这吞噬与被吞噬的轮回中搏斗吗？爹一生就陷溺在这种漩涡里吗？她从不知道。不！她不要爹这样生活。缙纶亟欲冲出，叫他们停止杀戮，不值得为一座没有生命的城池，牺牲那么多宝贵的人命。

“缙纶小姐！”林重扯住缙纶前倾的身子，将她拉回隐密处。“小心点，别让金兵发现了。”

林重为了这个小姐，一条老命都快休矣。太原城危时，将军派他前往止云山，行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要他将小

多情冤家

姐送往杭州，谁知她一听太原情势危急，任他恐吓外加诱骗都改变不了她一意前往太原的决心。

这下可好！正赶上金人攻城，两军厮杀。只求老天爷庇佑呀！千万让小姐躲过这一糟，否则他不知该如何向将军交代才好。

金人攻城，每每烧杀掳掠，连小姐、妇人都不放过，小姐生得貌可倾城，又是纤纤弱女，若被金人瞧见了，无疑是天降大祸。加上将军一向替小姐设想周全，为免她受战火波及，八岁那年就将小姐送往玉虚观寄住，小姐根本没见过战争的残酷，今天还是她头一遭亲眼目睹战乱呢！

“林爷爷，我要进城去找爹爹。”绾纶扯着林重的衣袖，撒娇的央求，眸子因泪而烁烁闪动。

“不行！这太危险，还是等金兵退了再说吧。”林重劝她打消入城的荒唐念头，他知道小姐担忧将军，他也挂念将军的安危，但此时入城，无疑是飞蛾扑火，只怕有去无回。

“林爷爷，你看林子后面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会不会是金兵呀？”绾纶瞠目地说，双手紧抓着林重，惊恐地望向树林的黑暗深处。

“你躲好，千万别乱动，我去瞧瞧。”林重悄悄地往绾纶所说的方向仔细查看一遍，所幸并无发现任何金兵的踪影。他无声无息地潜回藏匿处，蓦地张大口，呆若木鸡。

绾纶小姐……不见了？

吓得林重差点心脏停止跳动的绾纶，这会儿正蹑手蹑脚的往城内行去。

多 情 冤 家

自八岁入观后，她甚少见到爹，但怎么说爹都是她在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她绝不会抛下爹，一个人逃之夭夭。

可是才一入城，她就有拔脚逃开的冲动；她以为每个士兵都在缠斗，想不到已有金兵在四处巡逻。但人都到这里了，只有硬着头皮闯闯看，也许佛祖保佑，有顺利见到爹。她像在躲猫猫似的，在街道上闪闪躲躲地前进，两次和金兵擦身而过，惊得她一颗心快蹦出胸口。

奇迹似的，绛纶竟到了东大街而没有被发现，街尾就是将军的邸，但此时正有一批金兵聚集在府邸前。她可以感觉到自己在发抖，可又不甘心到了家门却无功而返，只得壮着胆子，沿壁悄悄往前行去。

原来那些野蛮的金人，正在搜刮劫掠府邸里的珍宝，而沉重的檀木桌、紫藤椅则被搬到门口，一把火烧了。看到金兵在摧残她的家，绛纶一个冲动，倾身想去阻止，却又发觉不妥，但待收回身时已经太迟了。

“谁？是谁在那里？”金兵陡地大喝。

见形迹败露，绛纶悚然一惊，拔腿就跑，然而她哪跑得过训练有素的士兵，片刻后，就被三个士兵围住，直往墙角逼去。

“是个女娃耶！”其中一个士兵邪笑垂涎地说道。

“啧啧！瞧那脸蛋多标致呀！我们可有福了。”可一个士兵应和着。

是呀，快下手吧！待会儿将军回来了，可就不好了。”第三年士兵眼露狼狽地朝绛纶欺近。

“你们……你们要做什么？”绛纶惊骇地瞪着眼前一张张邪恶的脸，背脊发凉地抵着墙，手心直冒冷汗。

多情冤家

他们会杀了我的！我要见爹，我不想死呀！

缙纶忍不住扯开喉咙尖叫：“不要过来！救命呀！”

她尖锐的求救声，迅速被黑夜吞没。

“别白费力气，没有用的。”其中一名士兵伸手要抓她，缙纶本能地闪开，扬脚踢向他的脚胫上，那名士兵没防备被踢个正着，痛得又跳又叫，边抡刀嚷着要给她点颜色瞧瞧。

缙纶原想乘机逃走的，谁知她身形甫动，另外两人迅速围堵，她根本无路可逃。心惊胆战地瞧关逐渐逼近的大刀，想不到连爹都没见着就命丧黄泉，她不甘心！

“住手！”一声怒喝爆裂，宛如神灵适时相助，止住正要砍杀的刀。方才显得穷凶恶极的士兵，一个个张口结舌，脸色大变。

来人身影挺拔岸伟，威风凛凛地骑着匹黑马，缙纶见状大，定是佛祖派人来救她了。

他是神吗？夜色昏暗，缙纶看不清他的模样。不知是太相信佛祖，抑或是被吓呆了，她竟没注意到士兵必恭必敬的态度，也没留意他们的对话，只顾盯着那个瞧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”乌延仲纲瞪着不守纪律的士兵。

“将军，我们没干什么。”抡刀的士兵紧张的解释着，“这位姑娘迷路了，我正用刀指着方向，告诉她正确的路。”

他努力替自己开脱，并用手肘推推同伴，示意他们帮忙圆谎。

“是呀！是呀！”另外两名同伴赶紧出声附和。

多情冤家

“都退下！”仲纲明知道这几人在睁眼说瞎话，但也只得放过，他们是元帅的手下，他只能制止，无力问罪。待三名士兵落荒而逃，他才向那名被救的女孩望去。

不看倒罢，一看，他浑身如遭雷击般倏地僵住。

不可以的！仲纲在心中呐喊着。怔忡下马，一个箭步来到她面前，将她扯住亮光处，一瞬也不瞬地盯着她。

这人非得这么近的瞪着人看吗？绶纶被瞧得浑身不自在，胸口窒闷得快喘不过气来。他和道欢里天将的画像长得好像；深幽黑眸熠熠生辉地燃着狂野之火，剑眉凛凛飞扬，直挺端正的鼻梁有着倨傲之色，唯一柔和的是他的唇，此时正带着神秘微笑。

他不会真的跟神佛有什么关系吧！他出众得不像真的人，绶纶好想伸手摸摸看，但只能紧抓衣襟，呆怔惊立。

是她！真的是她！

仲纲狂喜地想大叫。她是如此真实，他闻得到她身上淡淡幽香，她的青丝在月光下如丝缎般发亮，正是他魂牵梦萦、千里追寻的可人。

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时候一个人在城里闲逛，时机不对吧？仲纲将双手撑在绶纶身侧，将她困在墙和他挺拔身躯之间。

绶纶命令自己镇定下来，可是他的气势太慑人，她根本动弹不得。她想叫他走开，但张开的口却发不出半点声音，喉咙像被梗住似的。

“真可怜！被刚才那三个混蛋吓坏了吧。”仲纲狂野的黑眸肆无忌惮，直勾勾的吃人目光攫住那冰清玉润的小脸。

多情冤家

“宋律……宋律规定男女授受不亲，你靠得太近了。”缦纶终于找回声音，星眸低垂，避开盯着她的灼灼瞳眸。

就算……就算他是神，也该守法吧！

“喔！”仲纲闻言挑眉，笑得饶富兴味，他非但没有退开，反而更将身子挪近，近得他温热鼻息吹拂在她脸上。他笑问道：“那依宋律要离开多远才不违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？还望姑娘见告。”

“三尺！”似乎不够远。“不！十尺！”缦纶双腿发软的紧靠着墙，离得太近的俊脸，似乎没有退开之意，她真的急了。“你快退开呀！”

“若我不肯呢？”仲纲的黑眸、嘴角净是促狭笑意。

她好歹也是将军的女儿耶！缦纶仰首用自认凶狠无比的眼光瞪着他，恐吓道：“你会被……被……”完了！她根本不知道宋律是怎么处罚这种罚，是挨板子？还是下地狱？

仲纲认真的等着，瞧见她无措的模样，忍不住朗声大笑。

缦纶被笑得无地自容，愤然骂道：“无赖！”

“我不是无赖，我是征宋左将军，乌延促纲。”他好不容易才收住笑，随即报上名号。

征宋将军？天！他根本不是神！

小妮子这下终于天窍，知道站在眼前的是敌人将军。登时心一慌，用力推开他，拔腿狂奔。

仲纲腾身翻飞，落地，缦纶不偏不倚地撞进他怀里。

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她竭力挣扎，但他的手腕如铁

链牢牢的锁住她。

仲纲不想伤她，迫于无奈点了她的穴道。

“你这坏蛋？凭什么点了我的穴道？”点穴道这玩意缙纶曾听师父提过，可没想到有一天也会被人点穴，动弹不得的任人宰割。完了！定是不认真念经的报应。

小心翼翼地扶她上马，仲纲再一跃上而上，不理睬她愤怒眼神，一手执缰，一手揽住袅娜纤腰，策马奔驰。

他终于找到她了！这两年来，他找她找得好苦。如获至宝的狂喜，在仲纲胸前不停翻搅。

“你卑鄙无耻，当街掳人，快解开我的穴道放我走。”缙纶嘴里不住骂着，好恨自己只能这样无助的躺在他怀里，腰技还被他强壮的手臂紧紧箝住。自小在这道观里长大，即使父亲都难得亲近，今天……今天却被这个无礼又粗鲁的女真人这样抱住，可恨！

“你只会欺负女人，算什么好汉，放开我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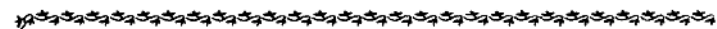
即使是他钟情的女人，也不能这样诋毁他。他乌延仲纲是堂堂的北国将军，一向凭真本事赢，欺负弱小的行为一向为他不屑。他扯缰停马，手指抬起她小巧下巴，让她仰头看着他。

“若你再胡言乱语，我可不轻饶你。”仲纲眉横竖，脸带怒意。

“你是个大坏蛋，可恨的——”缙纶才不怕他，又开骂，但骂不到两句就骂不下去了，因为她的嘴被仲纲蛮横放肆的唇堵住。

这人怎么可以这样，这么……这么轻薄无礼。这种接触太可怕了！她觉得天旋地转，心跳又急又狂，就像忆人

多情冤家



死掉似的。想要扭头、推他都不行，只能毫无抗拒之力的任他恣意掠夺，屈辱的清泪，悄悄滑过绯红粉颊，侵入云鬓。她怎会愚蠢地认他是神，他该是地狱来的使者。

仲纲带着怒意的唇，惩戒性地吻她，一抬头，却见她梨花带雨，无言哭泣，无限悔恨愧疚顿生，低吼一声，将她紧揽在怀，疯狂策马飞奔，想甩掉脑子里她幽怨的凄楚容颜。

缙纶僵直的靠在他胸前，任疾风刺痛她的肌肤，吹干她的泪。她不再骂他，怕再受一次屈辱的惩罚。

仲纲策马回到驻扎在原太城五里之外的金营，驱马往军马厩行去。奔雷今天辛苦一天了，方才不该那样鞭策它的，希望没伤着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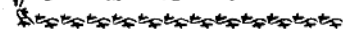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马厩前，他飞纵下马，轻拍它的颈背，安抚它，它可比马背上的人乖多了。

仲纲黑眸炯炯地看着端坐在马背上的缙衣佳人，即使寒着一张小脸，仍显得清妍绝伦。他伸手将她抱入怀里，让他惊异的是，她竟没半句抗议，看来刚才的警告收效了。但奇怪的是，他竟然她开口，而不是怨憎地沉默着。

他竟然当着那么多士兵面前抱着她，还对士兵们投来的异样眼光视若无睹，难道他就不能解开她的穴道，让她自己走吗？可恨！缙纶暗暗诅咒着。

她被抱往一座较大的营帐，帐前熊熊烧着两柱火把，营帐上飘着黑底红日旗。

仲纲抱着缙纶走入营帐，将她放在貂皮织锦席上，并非解开她的穴道，转身脱去头盔和红茸甲，心中琢磨着该将这名女孩如何安顿。



缦纶惊奇地看着褪去灰甲的异族将军，她从未见过这样的发式衣饰，他留着长长发辮，用饰玉五彩丝系住，身着白狐裘袍，腰系翠玉带，耳垂金环。

捕捉到她惊异的目光，仲纲有趣地瞅着她，促狭道：“未曾见过这般英姿勃发、器宇昂轩的将军吧！”

大言不惭，无耻！缦纶心里暗骂，却不敢置宣之于口，垂下双眸不理睬他。

“你再不开口说话，我又要吻你了喔！”仲纲轻触桃腮，盘腿坐在她面前，语含威胁。

“你敢！我可是法力无边的道姑，你若再碰我，包管你嘴上生疮，手上流脓。”缦纶虚张声势的瞎掰，小脸得高高的。

一记结结实实的错愕停在仲纲脸上，过了半晌，一声爆笑声蓦地送出他口中。促纲就当着缦纶的面，放肆的捧腹大笑。

“哈哈！你若是道姑，那我就是和尚，哈哈……”仲纲兀自笑个不停，很明显的他全没将她的威胁当一回事。

缦纶被他笑得老羞成怒，芙蓉脸涨得火红，她也算是道姑呀！道姑就那么可笑吗？

“再笑！有什么好笑的，小心笑死你。”

促纲努力凝神收住狂笑，但浓浓的笑意仍挂在唇边，“那我刚才碰了你，又吻了你，什么时候生疮流脓呀？”

“呃……”缦纶不防有此一问，呆了一下，顺口胡诌道：“我手下留情，用最轻的法力，七七四十九天后才会发作，你若把我放了自可不药而愈。”

多情冤家

“不行！”仲纲猛力摇头，忧心忡忡地沉着脸，“若你而言无信，那我岂不是一命呜呼，不行！”

“不会的，我一定会信守承诺。”缦纶焦急地盯着面前犹豫不决，一点也不干脆的男人。

“你真是道姑？”仲纲深不可测的眸子掠过一抹猜疑。

“真的！”缦纶用力颌首，斩钉截铁的回答。

“那念段经来听听！”他端坐盘腿，双手抱胸，修哉游哉、好整以暇地瞅着目瞪口呆的缦纶。

“念经？”缦纶惊愕的反问，好像要她念经是不可思议、荒诞不经之事。

抄念经文，在玉虚观是家常便饭的事，只是那些经文常和缦纶作对，随念随忘，此时没有经书她怎么念？

“是呀，道姑不是要念经吗，难道你不会？”渐深的揶揄闪过朗朗黑眸。

“谁说我不会，我只是还在想。”缦纶反唇相稽。蹙眉努力想回忆自己所抄录的经书，但脑里一片空白，加上又有一个人目光如炬的瞪着她，怎么可能想得出来。

缦纶愈想愈急，愈急愈想不出来，急得香汗淋漓。

仲纲掏出方巾，倾前轻柔为她拭汗，佯装一副宽容谅解的哄道：“别急！今天想不出来，我们明天再念。”

“别碰我！”缦纶怒目娇嗔。促纲的一只手正扶着她的细嫩粉，另一只手为她拭汗。

他明知故犯地顺嘴在她颊上亲一个，咧嘴笑得好张狂。

“乌延仲纲！你不怕生疮流脓吗？”缦纶对目前的处

多 雷 冤 家